

王
船
山
遗
书

王

船

山

遺

書

莊子解卷十九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譔

男敵增注

外篇

達生

此篇於諸外篇中尤爲深至其於內篇養生主大宗師之說獨得其要歸蓋人之生也所勤勤于有事者立德也立教也立功也立名也治至於堯教至於孔而莊子猶以爲塵垢秕糠而無益於生使然則夷跖同歸於銷隕將縱欲賊物之凶人與飽食佚居醉生夢死之鄙夫亦各自遂其逍遙而又何事于知天見獨達生之情達

命之情持之以慎守之于默持不可持之靈臺爲爾勞
勞哉唯此篇揭其綱宗于能移而相天然後見道之不
可不知而守之不可不一則內篇所云者至此而後反
要而語極也世之爲禪元之教者皆言生死矣元家專
於言生以妄覲久其生而旣死以後則委之朽木敗草
遊憐野土而不恤釋氏專于言死妄計其死之得果而
方生之日疾趨死趣早已枯槁不靈而虛負其生唯此
言能移而且言能移以相天則庶乎合幽明於一理通
生死於一貫而所謂道者果生之情命之理不可失而
勿守故曰內篇之旨於此反要而語極也子列子以下

則言其用功之要唯純氣凝精重內輕外不以心稽而
開其天于靈臺雖雜引博喻而語脈自相貫通且其文
詞沈邃足達微言雖或不出於莊子之手要得莊子之
真者所述也外篇非一人之筆膚陋者與深醇者相櫛
比而並列善讀者當自知取舍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

無益於生

達命之情者不務

知之所無柰何

雖知之而無可柰何

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

養者有之矣

評曰凡養之具皆外物也

有生必先無離形

神氣離形則死

形不

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生理已死亡雖生如死

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

止

不可

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

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

免矣流俗皆見為不可不為則必為之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

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棄世謂不資于

物以養○評曰生氣不濁亂則生而不已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二句反詰之詞棄事

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

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成體而為人成始則反天地之正形

精不虧是謂能移雖去此而自全于彼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助天理化理恆

有清氣在兩閒以成化

此一篇之大指而以下則其用功之要也生之情者有

其生而不容已者也內篇曰則謂之不死奚益夫生必

有所以爲生而後賢于死特天下之務之者皆生之無以爲則不如無爲有生之情而奚容不有所爲耶命之情者天命我而爲人則固體天以爲命唯生死爲數之常然無可柰何者知而不足勞吾神至于本合于天而有事於天則所以立命而相天者有其在而我而爲獨志非無可柰何者也人之生也天合之而成乎人之體天未嘗去乎形之中也其散也形返于氣之實精返于氣之虛與未生而肇造夫生者合同一致仍可以聽大造之合而更爲始此所謂幽明始終無二理也惟於其生也欲養其形而資外物以養之勞形以求養形形不可

終養而適以勞其形則形旣虧矣遺棄其精于不恤而
疲役之以役於形而求養則精之虧又久矣若兩者能
無喪焉則天地清醇之氣繇我而搏合迨其散而成始
也清醇妙合于虛而上以益三光之明下以滋百昌之
榮流風盪于兩閒生理集善氣以復合形體雖移清醇
不改必且爲吉祥之所翕聚而大益於天下之生則其
以贊天之化而垂於萬古施於六寓殽於萬象益莫大
焉至人之所以亟養其生之主者此也外物之累順之
而近刑逆之而近名皆從事于末無有能與於天故達
情者兩不屑焉論至于此而後逍遙者非苟求適也養

生者非徒養其易謝之生也爲天下之大宗師而道無以加也此其爲說較之先儒所云死則散而全無者爲得生化之理而以勸勉斯人使依於道者爲有實讀莊子者略其曼衍尋其歸趣以證合乎大易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與論語知生之旨實有取焉孔子許狂者以不忘其初其在斯乎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

上

高危之地

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

評曰

生氣和氣

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

也物與物何以相遠

一本無與物二字

夫奚足以至于先

所自主者曰先

是色而已

外見之色乃變化之糟粕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

不爲物所闕止

彼將處乎不淫

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

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

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

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

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懼

選忤通

彼得全于酒而

猶若是而況得全于天乎聖人藏于天故莫之能傷也復

讎者不折鏖于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

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繇此道也不開人之天

人自以爲

性命者

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

有德於生

開人者賊生不厭其

天不忽于人民

句

幾乎以其真

必慎閉之

物之所自造者氣也與彼更生者也散而成始者也物
者氣之凝滯者也象貌聲色氣之餘也人之先合於天
爲命之情者純而已矣無所凝滯更生而不窮不形於
色而常清唯人之不達乎此淫于物而化於物則物之
委形塊結于中以相雜憂患水火交相窒慄而純氣蕩
則且化天之純氣爲頑鄙窒塞浮蕩以死之氣而賊天
甚矣守其純氣棄世以正平得而不淫失而不傷藏身
于天而身無非天形且與情同其純妙而爲德于生者

大矣夫人之雜氣一動開人之知巧果敢以閉天之純
則其散而更生者害延不已于是攻戰殺戮之氣動於
兩閒而天受其累故守之者不得不嚴而棄物者不得
不若遺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

痾拘僂二音僂樓呂二音僂也

猶掇

之也

以竿粘之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

學

五六月

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

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

厥株拘本一作檍段

木即枿也拘音勑立木也檍株拘猶言斷樹椿

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

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

念無迴顧

不以萬物

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

于神

凝蘇本
作疑

其拘僂丈人之謂乎

此言守純氣之功也立人之命者氣本純也奚待於人
之澄之使純哉然必守之嚴者物入而蕩之則失守而
雜于物也夫物豈能閒吾之純氣乎形不靜而淫於物
乃倚於物而止目止于色耳止于聲四支止於動作心
止於好惡而不至於其受命之初所先處之宅要非物
之能淫之也目動而之於色耳動而之於聲四支動而
之於動作心動而之於好惡皆自造於所本無而求棲
止焉唯形若櫛株拘臂若槁木之枝則天地萬物羣炫

其色而棄之若亡然後氣不隨形以淫而可守雖然猶未易也物眾而我之受物者不一其牖各效其守而不相浹洽則靜於目者動于耳靜於耳目者動于支體靜於耳目支體者動于心知一方靜而一又搖此累丸之勢也唯以專持志以志凝神攝官骸於一靜而盡絀其機以閉人之天則任物之至累之累之不安而又累之審之于微芒承受之地使協一於正平而不傾此密用之功至專至靜而後形可得全精可得復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

見舟而便操之也

平日未嘗見舟一旦便能操之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

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

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

卻萬方陳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

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

注賭注也殫與陷同

其巧一也而有所

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此致知之功審于重輕之分而後志可定以凝神也其

要忘物而已舟猶車也淵猶陵也金猶瓦也均之無可

重者也無重無輕而但外皆輕然後吾之重者存斯以

志不分而形嘗靜形靜則大用出未見舟而便操之無

不可勝之物矣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

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簪以侍門庭拔音拂簪音遂竹帚也

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

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鞭其後羣羊皆

警則全而不偏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

飲不與民同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

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簿無不走也高門大家也懸簿懸

帷簿于門首小戶也如齊人之饜酒肉樓護之食侯鯖也

一曰避患之甚遇高門懸簾皆亟趨走恐其墜而壓傷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

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雖壹其志以求累丸而不墜見物之輕而自重乃外物之相感無涯而不可測內情之動也忽生而不自知此單豹張毅之所以交傷也如牧羣羊於方逸驅其左右者不前也驅其右左者不前也鞭其後則旁出者順聽易矣夫人性之所近情之所安剛柔靜躁各有所偏繫雖迫欲棄世以復精必有一難忘之情牽曳不舍一念不息眾妄終莫能止此後者也于此而鞭之則他端皆就緒以冰釋矣釋氏牛過牕孺尾不能過之喻蓋出于此知此則累丸皆安而金注不殫矣